

刘东升 ◆ 著

菊部賞花記

朱家潛題



民族出版社

菊部赏花记

刘东升 著

民族出版社

封面题字:朱家溍

责任编辑:黄显辟

封面设计:刘家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部赏花记/刘东升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2

ISBN 7-105-04707-0

I. 菊… II. 刘… III. 戏曲-艺术评论-中国
IV. J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18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2.125 字数:5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42.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昆曲名净侯玉山
100岁时在北京演
出最后一场代表剧
目《醉打山门》的剧
照。(吴赣生供稿)



昆曲名净侯玉山94岁时演出《通天犀》后在台上与本书作者合影。(王可信供稿)





京剧名旦吴素秋 70 岁时在美国洛杉矶演出《双娇奇缘》后
与美籍华人女老生张文娟（左）、张少楼（右）合影。（吴素
秋供稿）



京剧名旦王玉珍演
出《三打陶三春》时
的剧照。（王玉珍供
稿）

京剧名旦孙毓敏在
《一代贤后》中饰演
窦姬。(孙毓敏供稿)



日本昆曲之友社青年社友在北京演出《牡丹亭》的剧照。山田淳子饰杜丽娘，松本由纪饰小春香。(张玉文供稿)





京剧名生李少春、名旦杜近芳演出《林冲》时的剧照。(吴贇生供稿)



中国戏曲学院女教授张正芳演出《百花赠剑》时的剧照。(张正芳供稿)





本书作者访问 92 岁的京剧侯派花脸创始人侯喜瑞先生。



本书作者访问 98 岁的昆曲名净侯玉山先生。



京剧名净侯喜瑞演出
《连环套》剧照。



昆曲名旦马祥麟76岁时演出《渔家乐》后
与领导专家合影。(刘康供稿)





河北梆子名旦王凤芝演出《拜月记》时的剧照。(王凤芝供稿)



京剧名旦赵燕侠演出《碧波仙子》时的剧照。(赵燕侠供稿)



40年代初期一度轰动北平剧坛的著名“梨园五姊妹”合影。左起为白玉薇、张玉英、张菊仙、董玉苓、李蓉芳。(董玉苓供稿)



京剧名净裘盛戎，40年代演出《姚期》时的剧照。



京剧名旦程砚秋，名生王少楼30年代会演《汾河湾》时的剧照。



蒲剧名旦武俊英，80年代在北京演出《苏三起解》时的剧照。
(剧团供稿)



序

一向不好读书的我，近日来竟然手不释卷，攻如蠹虫。家人视之颇为奇怪，不知是何缘故。

其实，事属偶然，是前些天得知有位先生将有一部戏曲文集付梓，而这位先生又为我所久仰，曾零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面对眼前机会，自然想先睹为快以窥全豹。于是毛遂自荐，佯称愿为先生大作做序。先生是老实人，不解我腹内机关，或为盛情难却，便把厚重的全部几校原稿交付于我，这样我便得到了优先阅读的机会。

先生何许人也？先生姓刘，名东升，乃山西襄陵人氏。自学龄时便与看戏结缘，嗜剧成癖。青少年时代又常涉氍毹，粉墨登场，惟旧时主客观条件所限，未能走上做场与研究剧学的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先生宿愿克遂，终于成为专职戏曲工作者，历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之职。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如醉如痴，不辞劳苦，动静结合，为探索研究古今戏曲传统与革新的轨迹，继承历代戏曲作家、理论家的著述精华以及前辈名宿的表演心得，都卓有成就，同时也为此洒下了浩如江河般的汗水。

所谓静，系指为研究传统艺术精华终年藏身于故纸文献资料之中，觅珍探宝不遗余力。所谓动，是指为深刻理解戏曲的立体艺术效果实况，长年累月地不计寒暑风雨，不分远近昼夜，凡有

观摩演出必亲临其境，或作笔记或采访演员。着重掌握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活的资料。

几十年来，先生的长短篇戏曲论文经常见于权威的《戏曲研究》、《戏曲艺术》等专业刊物以及《人民日报》等报刊之上。

先生辛勤笔耕数十年，存稿甚丰，几年前即筛选成集，惜出书难，一直未遇机会。所幸不久前民族出版社认识到先生戏曲文集大有艺术价值，见义勇为，愿为出版，先生长久的心愿方得实现。

先生的戏曲文集没有冠以个人姓氏为书名，而是取名《菊部赏花记》。

《菊部赏花记》浩浩 50 万言，计分理论评论、专访随感、遗闻轶事三大部分，并附录几篇评介先辈文豪的文章。

不敢断言《菊部赏花记》50 万言字字珠玑，但起码可以说它对任何人（戏曲工作者和有顾曲之好者）都会开卷有益的。开篇的文章就不同凡响，题虽为《浅论李渔》，实际则是以历史唯物观点，辩证思维模式，分析了由来已久有争议的清代杰出的戏剧作家、理论家李渔的身世经历及其学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客观评价了李渔在戏曲史上应占有的地位。如此的研究无疑是有利于古为今用与戏剧事业的发展的。

读过“理论评论”部分中的 24 篇文章，感觉这是纸上的一大规模戏曲多方面问题的研讨会，从中得到许多启发与体会，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

“专访随感”部分有助于读者提高艺术欣赏水平，间接增广见闻。对于演员尤有无形课堂的作用，可师可法如得他山之石。

先生学问渊博，见识广阔，论点清晰，文体语言也不拘一格，写史庄严，引文有据，并注意一般读者易于理解。写知识包括先辈艺术家的表演艺术经验具体翔实，使读者如临其境，直观亲见，达到解感和提高认识的目的，对许多师范有可追可寻的学

习步骤。写趣闻轶事，避免猎奇。盖因趣闻轶事多源于传说，传说过程难免添枝加叶，甚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也并不无有。而先生收录介绍的件件趣闻轶事，明显是经慎重选择的，如匡正金少山曾饲养过的是幼豹而并非老虎，认为猴子三儿仅会迎送客人，开门关门，而不提其“烧大烟”等。

《菊部赏花记》涉及十余剧种，可使读者视野扩大，纵横捭阖诸多方面及彼此相互间的关系。专业人员读了尤可增加深厚素养。

《菊部赏花记》灿烂夺目，自然也难免偶有忽略。在谈论评剧新生的文章中，提到对评剧改革有卓越贡献诸位戏曲工作者时，而遗漏了一人。此人名徐荣明，原为荣春社科班时期的科里红当家老生，出科后也曾参加过“合作戏”义演，戏报上有名（不分名次）。解放初期入华北大学三部戏剧科学习，毕业后几经辗转，由于工作需要调中国评剧院工作，一直参加设计男角唱腔，并兼任舞台艺术指导之职。徐氏已作古，功不可没。

说一千，道一万，一言以蔽之，《菊部赏花记》不可不看。

梨园客赘言以上，今番郑重自荐，愿为序言。

李滨声

2001年9月9日

卷首寄语

我从小热爱戏曲艺术，不知是什么因素的作用，而且爱得有些入迷，几乎成癖。童年时，家乡山西襄汾县（原属襄陵县），可以说村村镇镇都有戏台，老叟黄童都有“戏瘾”。为此常年累月浪迹于草台瓦舍的各类戏曲班社，包括蒲剧、郿鄠、晋南道情以及外地来这里流动巡演的秦腔、晋剧、豫剧、山西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和山东莱芜梆子等等，今日这村明日那镇，总是接连不断地轮番迭演，几乎终年不辍。这些古老的戏曲剧种，戏码丰繁，行当齐整，情节诱人，歌唱悦耳。每当此时，我总是饥鹰啄雀，渴驹奔泉般地争着抢着去看，而且风雨无阻。

上小学时，学校规定学生都得一律住校攻读。每天18时开始进行晚间集体自习，背诵和默写当日学到的功课。21时熄灯入睡，关闭校门。可是，一到此刻便成了我的自由天地。与事先约定好的几位戏迷小同学，熄灯铃一响便悄悄越墙而出，然后一溜小跑，气喘吁吁到30华里以外的临汾县城去看最后一出“大轴戏”。那时的戏馆有个规习，只要末场戏一开（末场戏大都是名演员和好剧目），剧院门口的检票人便全部撤离，观众可以自由出入而不受限制。此规习正好为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学生提供了方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走进剧场，大模大样地坐在台下观看“蹭儿戏”。看完夜场“蹭儿戏”大约零时以后了，再一溜小跑回校就寝。这样天长日久，我牵头越墙看戏的行为终于被级任老师

(班主任)发现了，除严辞训斥外，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打了我二十“戒尺”，迄今事过境迁虽半个多世纪，却依然记忆犹新，而且每念及此无不有感于衷。

尽管受了训斥和挨了戒尺，但我仍旧“执迷不悟”，第二天还是一如既往，照常去看，毫无半点“悔改”表现。这样直到“七七”事变前夕，侵华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学校被迫解散，这时我才无可奈何地暂且结束了这段戏迷生活。但感情上却还是依依不舍，念念不忘。

上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阶段，我所就读的山西省立第二联合中学，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与扫荡，不得不进驻于吕梁深山区的乡宁县，后又转移到陕北高原的宜川县秋林镇、兰家河，以及白水川沟壑中的孔崖村等地。这里是远离闹市的穷乡僻壤，人烟稀少，土地瘠薄，各种信息更是十分闭塞，终年面对荒山野岭孤陋寡闻，文化生活更是极其贫乏。学生们每天除了紧张而有序地在黄土高原和深沟野地埋头读书，在窑洞深处席地聆教外，其余不多的时间还要用在背粮、打柴、取水、帮灶以及出操练队和强制性的军训上面。为了调剂这枯燥乏味的单调生活，学校两位腹笥渊博而又精谙艺道的语文教师——贾羽钦先生和李星五先生出面发起，组织了一个临时性的课余学生剧团，内有晋剧、蒲剧、话剧还有合唱队和舞蹈队等等。每逢寒暑假期间，各艺术门类的“演员”便分头集中起来，然后自教、自学、自编、自演各类剧目和节目，甚是热火朝天。我有幸被吸收成为蒲剧队的队员，牺牲假期休息，跟着老师和同学们，熏陶会了几出大戏的“零碎活儿”及“配角儿戏”。尽管这是浩瀚戏曲宝库中的沧海之一匙，微不足道，然而，它却进一步激起了我的戏迷固有兴趣，而且使我开始认识到，中国戏曲原来是那样的渊博深厚，丰富多彩。它几乎是饱涵万有，囊括古今、天地、人神的丰厚艺术宝库。仅以其内容来说，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李杜苏辛、卫霍

岳韩，到君臣父子、夫妻姑嫂、农工商学、家常伦理，以及从忠奸愚贤、富贾穷儒，直到贩夫走卒、九行八业等等，简直是把所有的前朝古代和当今生活，所有的乡风民俗和哲理达人，所有的贵贱尊卑和天上地下等等，全都尽数无遗地包罗在其中了。表现这些洋洋洒洒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实，不仅能够点缀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尤其能够开阔人们洞察各类事物的眼界和增进诸多方面的知识。甚或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能够由懵懂无知到茅塞初开，直至粗浅地领略到待人处世的常识与逐渐地悟发出人生价值与生存意义，这和儿时嗜戏成癖不是毫无关系的，特别是一些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乃至“前车覆，后车戒”的警示与感悟等等，我确实是从戏曲舞台表演中汲取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可谓受益匪浅矣。

1943年，我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突变，我为此不得已而中途辍学。本想趁求职之际涉身戏曲艺术事业，以偿儿时夙愿，谁知，传统的封建世俗观念，把戏曲行业纳入了社会的“下九流”之列，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如果从事此业，非但“有碍体统”，而且“有辱门第”，在这面无形的传统“樊篱”拦阻下，我退却了，违心地去到本县一所乡村小学校里充当了语文教师。1947年家乡解放，我又被调到县委会做青年团的宣传工作，此工作势所必然得和剧团的演员、和学校的青年多所联系。因此我虽失之东隅却又收之桑榆，此时虽说没能正式从事专业的戏曲艺术工作，却是获得了较多的观看戏曲演出的机会，不像在小学读书时那样每晚“越墙出校”再“一溜小跑”了。此时，自己非但可以心安理得，毫无顾忌地坐在台下尽情观赏各种演出，并且还和一些表演艺术家有所接触，从而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技巧，尤其是把通过观摩和学习到的一些剧目，传授给我执教过的学生和团员青年，逢年过节，便偶尔组织他们露演一两场。当然，这时所谓的“传授”与“露演”，无非是粗制滥造和一知半解的浅薄